



# 东北军抗战故事

东北抗战故事集之一

张树范 初兴佳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本危 害我 大 謀

热河日本特务机关编案，搜集东北抗日斗争文件，在特务机关内部广泛传播，其目的在使东北抗日斗争孤立，使东北抗日斗争失败。此外，日本特务机关还利用一切机会，向东北抗日斗争，进行挑拨离间，使东北抗日斗争，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特务机关的这种阴谋，已由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抗日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利用一切机会，向东北抗日斗争，进行挑拨离间，使东北抗日斗争，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特务机关的这种阴谋，已由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抗日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 编委会名单

|        |      |      |     |  |
|--------|------|------|-----|--|
| 主    任 | 孙明山  |      |     |  |
| 副 主 任  | 张  英 | 王  民 |     |  |
| 委    员 | 沈长吉  | 孙庆永  | 王庆丰 |  |
|        | 刘振操  | 王新新  | 初兴佳 |  |
|        | 井晓光  | 刘长江  | 张东升 |  |
| 主    编 | 井晓光  | 初兴佳  |     |  |
| 副 主 编  | 刘长江  |      |     |  |

## 前 言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人民遭受了十四年的悲惨生活。侵略者疯狂地掠夺我国的资源，残酷地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东北大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主权沦丧，人民遭殃。不堪受奴役的东北人民从“九一八”事变那天起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们以中华民族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激励后人的诗篇。

当年侵略者的暴行留给东北人民的是永久的耻辱，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人民所犯

下的滔天罪行，讴歌东北儿女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扩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旨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

## 目 录

### 前 言

- 巨炮轰鸣国蒙难 火舌怒吼还尊严  
——北大营突围战 …………… (1)
- 刀枪并进惊夜梦 血泪交加溅春城  
——长春南岭及宽城子抗战 …………… (21)
- 同仇敌忾杀日寇 血肉横飞困多门  
——江桥抗战 …………… (45)
- 进退维谷双城堡 丢盔卸甲败长谷  
——双城阻击战 …………… (77)
- 枪林弹雨飞将在 痛心疾首特区无  
——哈尔滨保卫战 …………… (103)
- 一息尚存志不懈 孤军朔漠战海满  
——海满抗战 …………… (129)
- 金戈飞舞铁马嘶 血肉长城守榆关  
——山海关防御战 …………… (155)

# 巨炮轰鸣国蒙难 火舌怒吼还尊严

——北大营突围战



1

1931年的秋天，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旁边的高粱又红了，随风起舞的叶子，仿佛扭着东北秧歌，提前欢庆着成熟和收获。夜晚，弯月当空，疏星点点。黑沉沉的高粱地里发出“哗哗”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突然，一只偷吃高粱的田鼠“嗖”地钻进洞里，随后，露出小脑袋，两只惊恐的贼眼，直盯着铁路上晃动着的几个黑影。

“吆细，就是这里。”河本末守



中尉一边蹲下身子，把炸药小心地放在两根铁轨的接头处，一边自语道。

“河本君，这炸药怎么这么少？”

“少，哼，我们只是在演戏，如果把铁路彻底炸毁了，我们的部队怎么运来？”河本站起身继续道：

“看见没有，皇军想要的是那边营房，不，还有整个奉天城（沈阳当时称奉天）！”语音未落，脸上堆起了诡秘的笑，接着转变成阴森。几名部下望望东北方向大约七八百米远的北大营，不再言语。

河本等人的一切行动都没有逃脱田鼠的眼睛，它的心跳得厉害。难道会山崩地裂，或者洪水泛滥……这小生灵哪里知道这些魔鬼般的黑影干的是什么勾当。

早在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及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就已订出了在柳条湖发动事件的基本设想；6月，则制定好了行动计划：爆炸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这一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上尉，让他们组成爆破小组并负责有关事宜；以爆炸铁路为信号，攻击北大营，在一夜间占领沈阳城。这一任务由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相当于营）队长岛本正一中佐及其下属中队以及关东

军第二师团的第二十九联队（相当于团）队长平田幸弘中佐、奉天宪兵队队长三谷清中佐分别负责。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河本末守，这位工兵出身，精通爆破技术的中尉，异常兴奋，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拿起火机，亲自点燃了炸药的导火线……

导火线在“哧哧”地燃烧，冒着烟，窜着火花。也许这火花太微小了，一点也没有打破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驻地北大营的沉寂。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5公里，东距东大营约10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距柳条湖村约500米。整个营垣呈正方形，四周筑有土墙，每边长2公里，两侧修有外壕并设有铁丝网。军营四面各有一个卡子门和哨所，有卫兵把守。北大营内七旅官兵约有近万人，由东向西排列为六一九团、六二〇团、六二一团，北部中心为旅司令部。旅部直属部队有骑兵连、炮兵连等，住在北部营房中。营中间是大操场。七旅是东北军中一支劲旅，军官大部分是军事学校出身，士兵也有一定的文化，平常注意学习、操练，素质较高。军中配有马克沁式、捷克式轻重机关枪、迫击炮以及平射炮等优良武器，装备精良。旅长王以哲中将更是大名鼎鼎。他字鼎芳，

又名海山，军事学识渊博，治军严肃富有韬略，是张学良整军经武的重要助手和得力干将。更可贵的是，他具有极强的爱国热忱，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曾亲自写下了充满爱国精神的《旅训》：我民族遭受强邻压迫，危在旦夕。凡我旅士卒，务必秉承总理及司令长官之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官兵将这一旅训装于镜框内，挂在墙上表示身体力行，时刻铭记。北大营戒备森严、固若金汤，又有德才兼备的将兵，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

令人痛心又令人憎恨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心积极剿共而置日军磨刀霍霍不顾，在8月份就给张学良发了电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面对日军咄咄逼人之势，张学良依然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在9月初给东北军下了命令：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七旅官兵只好忍气吞声，无奈之中，一边执行着不抵抗政策，一边采取“衅不自我开”对策：对日军的进攻做有限的让步，进行有节制的还击，实在顶不住，全旅撤到东山嘴子集结待命。为防止日军的突然袭击，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官兵一律住于营内，加强营垣工

事，加强侦查，更换军官姓名和符号颜色等等。但广大官兵由于受“不准抵抗”命令的影响，战斗意志松懈。就在9月18日当晚，旅长王以哲到同泽俱乐部出席军界主办的水灾赈济会，另有两名团长也不在营中。

9月18日是农历八月初七，正值全旅发放薪饷之日。六二〇团三营九连连长姜明文给大家发完薪饷，便拿起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翻看着。官兵们分到钱，个个兴高采烈，忙个不停。到了晚上，劳累大半天的官兵们，还没吹熄灯号就纷纷上床躺下了。

“喂，李大个儿，听说你把钱都寄回了家？”新兵问道。

“嗯，全寄走了，一分没留。”李大个儿长叹一声接着说：“小日本自从炸死了张大帅，就没他妈的安好心，说不上啥时候还得下手。咱们少帅可好，紧跟着老蒋的屁股走，顾不上咱们，说不定哪天，咱挨了枪子，留多少钱也没用。”

“听说小鬼子两个月前从大连运来了特大型号的榴弹炮，安在南站附近他们的兵营里，还蒙着布。”旁边一士兵把身子扭向李大个儿说。

“真有这回事儿？不知道王旅长知道不。”新兵抢着问。

“知道也没法子，老蒋不让打！”李大个儿说

这话，有些激动。

“没事，没事，上边会有安排的……”

语音未尽，便被熄灯号声打断了。营房里静了下来，偶尔传来外面林荫路两旁树叶“沙沙”的响声。

## 2

夜死一般的静，一切都在熟睡着，惟有天空中几颗半醒着的星星还在注视着死死昏睡了的大营。

突然，“轰隆”一声，这响声胜似晴天霹雳，震动着整个大地，震荡着整个夜晚。火红炽热的空气托起几根残断的枕木，夹杂着碎石，放射着刺眼的光，直冲向夜空。

赵镇藩中校猛地惊醒。长期以来，这位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七旅参谋长，连忙穿戴完毕。他深知自己的责任，他是今夜北大营里的最高统帅。这时，卫兵慌忙来报：

“报告参谋长，刚才听到西南方向有爆炸声，好像是地雷爆炸。”

“还有什么情况？”

“没见动静，也许是日军演习。”

“继续侦察。”

卫兵离去。赵镇藩在屋里踱来踱去，心里七上八下地想着：是日军在演习？能不能是向我军挑衅？难道会……赵镇藩静止在窗前，不敢再想下去。忽然间，从西南方向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与此同时，夜空中一道亮光，划破天际，呼啸而来。赵镇藩惊呆了，这是……还未愣过神来，那呼啸的亮光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在院子里，随后便是“轰”的一声爆炸。院子里顿时火光冲天，泥沙飞扬。整个北大营都在颤抖着，窗上的玻璃稀里哗啦落在地上。强烈刺鼻的硝烟味随着弥漫的尘烟，铺天盖地，让你防不胜防，模糊中，见那地上留下一个燃烧着的火坑。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一道亮光，一声爆炸后，远处的房子在熊熊烈火中坍塌下来。

就在此时，有人冲进屋里，对着目瞪口呆的赵镇藩喊道：

“参谋长，西墙外发现几百日军，荷枪实弹，在坦克的掩护下，逼过来了！”

“对，参谋长，我是六二一团三营的，我亲眼看见日军已冲过来了，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还未等其他人说话，只听营西那边枪声大作，机关枪的“突突”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混在一起。院子里更是接连不断地有炮弹爆炸，整个北大营处在隆隆的轰鸣中。

“参谋长，小鬼子动手了，我们打吧，一定把小鬼子赶出东北！”

“是呀，参谋长……”

屋里七嘴八舌，乱成一锅粥了。

“都给我闭嘴！”赵镇藩，这位一向软弱的参谋长第一次发火了，随手抓起电话：

“喂，王旅长，我是赵振藩，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电话里面传来王以哲旅长的声音：

“稳住，我找荣参谋长（指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商量一下，……”

赵镇藩又直接给荣臻挂了电话，放下电话后，手有些颤抖。他慢慢环顾屋内焦急的部下们，突然喊道：

“总参谋长命令我们‘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说完，呆若木鸡地站立着，犹如一尊雕像。屋里一句话没有，只有外面密集的枪炮声。

原来，日军在柳条湖爆炸铁路后，立刻按原计划开始行动。命令隐蔽在南站附近大和旅馆炮兵营里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型榴弹炮同时开火，轰炸北大营和飞机场，设在昭陵高阜之上的重炮也向北大营猛烈轰击；埋伏在北大营西北文官屯处的独立守备队川岛第三中队从西部和南部

进攻北大营，驻在城内的小野第一中队，高桥第四中队以及驻抚顺的川上第二中队迅速出动，支援攻打北大营。为了尽快占领沈阳城，关东军板垣参谋还命令驻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田所右卫门中佐南下支援第二大队、奉天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打沈阳城。得到通报和增援要求的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也派主力进兵沈阳。

最先遭日军冲杀的是营内西北部六二一团三营兵营。当柳条湖铁路一声爆炸后，西墙外的侦察兵们就密切注视着一切，忽听一声巨响，紧接着，身后营内就响起了爆炸声，还在迟疑之时，见数百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狂嚣着向北大营冲来。有的回营报告，有的朝日军放了几枪。一瞬间日寇枪炮齐鸣，一连串的子弹，带着日寇固有的那种凶残和狂妄，射向未来得及撤回的侦察兵。可怜的侦察兵，身体被子弹射得稀烂。小鬼子们看到惨死的侦察兵，更是狂妄无比，尖叫着，喧嚷着，挥动着寒光逼人的军刀，向已稀烂的侦察兵尸体再砍数刀。

日军的坦克，更是开足了马力，碾过外壕，时而发射着罪恶的炮弹，轰击着北大营的土墙。土墙在炮弹的轰炸和坦克的冲撞下，失去了已往的坚固，终于露出一个大豁口。疯狂的日军如同冲出闸门的洪水拥入北大营。三营的哨兵们，还



未来得及放上几枪，便纷纷倒在血泊之中。此时，大概是夜 11 时，整个沈阳城也是枪声阵阵。

六二一团三营房内，只有几个人穿上衣服，还不知外面的枪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部分官兵仍躺在床上，坚守着不准抵抗不准动的命令。更糟糕的是，官兵们心里还确信着：这是日军在演习。说时迟那时快，“哐当”一声，红了眼的日寇冲进营房内，接着一阵狂杀乱刺，顷刻间，便有数名官兵被活活刺死在床上。亲眼目睹了眼前一切的三营官兵们，再也无法忍受，出于对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高呼着，赤手空拳与日寇厮杀在一起。霎那间，兵营里狂呼乱叫，乱作一团。可怜这些毫无准备，手无寸铁的官兵们，怎能抵挡手持刀枪，杀人成性的日本狂魔呢！有的刚站起身便被刺刀刺倒，有的刚想夺枪，便被日寇的子弹射穿了胸膛，还有的被日寇刺倒后，愤恨地叫骂着，挣扎而起，忽而被狰狞狂笑的日寇再刺数刀。官兵们拼命逃去……这情景是何等惨烈！连日本小鬼子都有些胆颤了。

六二一团的兵营遭到了日军的冲杀，官兵们个个怒不可遏，群情激愤，忍无可忍，有的开枪还击。实际上只有 100 多人的第三中队见有还击，便暂时停止了进攻，只是空放枪炮，壮大声势，等待着援兵。